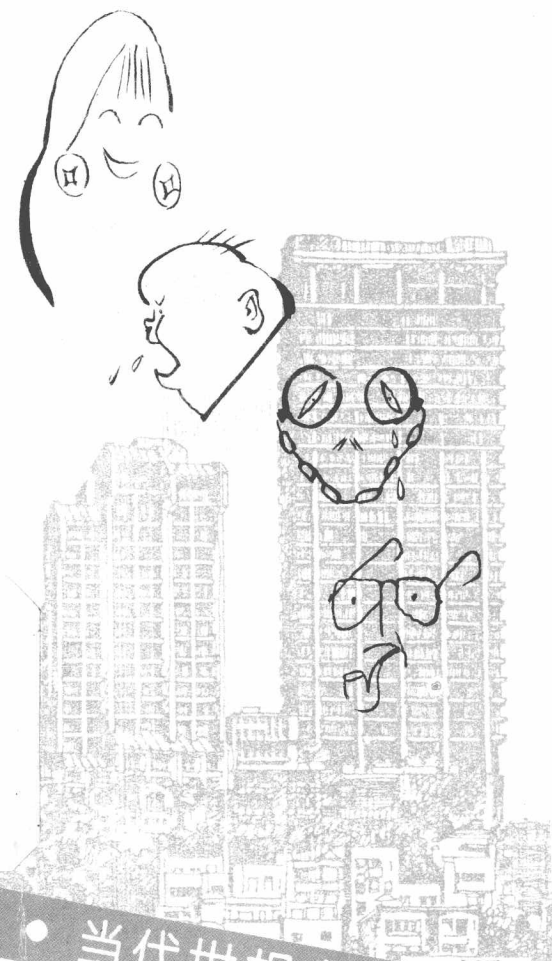


人面狮身

洁 泯



• 当代世相十万言 •



人 面 獅 身

清 晨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10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面狮身/洁泯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2

(当代世相十万言/洁泯主编)

ISBN 7-5035-0967-8

**I. 远… II. 洁… III. 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126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数: 100千字 印数: 1—11000册

定价: 4.90元

《当代世相十万言》

主编人言

如今日新月异的主流，倘与十多年前相比，几同隔世。改革开放引来的经济大潮冲刷着整个社会肌体，大化衍行，万家错布，人们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人际关系的变迁，呈现着纷繁交错的世情百态。人性本是个色彩纷呈的世界，多少年来有如深埋在生活土壤中的矿藏，在关闭的岁月中蛰伏不动，一旦大潮泄洪，波涛飞溅，无数千姿百态的浪花随之汹涌而出，壮丽无比，蔚为奇观。

当兹人们在求生存、谋发展的时刻，瞬息间转换着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过去视为畏途的，而今豁然现出顺境；昔日视经商敛钱为大恶的，今日纷纷下海而成为天经地义；几十年来称富有者姓资并以一穷二白为自豪的，如今观念有变，取得了勤劳致富是合乎情理且光荣的共识。

社会舞台无休止的旋转，映现出数不尽的人们心理神态的转换。诸如脑体倒挂下老粗腾达、教授卖饼；大款大腕之既作威作福又空虚无聊；个体经营者不止有狡黠手段，还包藏着小蛇吞大象之志；饥来驱我去者仍终日价奔波于生活线上，日逐生长着永不满足的一点微小的欲望。在思潮纷纭中，两代人的代沟继续加深，见仁见智，少长反目；家庭

婚变，笑声与哭声齐奏；有识者弃职从商，志在他国；而笃学者仍浸润于书卷，不羨高楼不羨金。总之世情幻奇，莫能揣测，善恶同在，天使与魔鬼齐飞，由此生发的人间之喜怒哀乐，悲欢与俱，难以穷尽。

从来习惯于写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作家，现在也无须发愁怎样去“蹲点”深入，眼下的万千景象，放在面前的活生生的各色面孔，声情各异的诸种形象，已目不暇接地投入到文学家的笔下。有情发乎“酌贪泉而觉爽”的心计，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的天然愿望；有“形近而易见”的善恶分明者，也有“心远而难明”的心肠莫测者。作家倘能撷其真情，形诸笔端，虽不能算是不朽的盛事，但因此勾画出当前大动脉跳动中的一嘴一鼻，人情变故，记叙现实车轮所经由的轨迹，观察奔波于人生阡陌上的履痕处处，借此照出一点当世的众生形相及其若干心态，看来未见得不是一件引人兴味而可咀嚼的事情罢？

于是编者于今年初夏走访文学界诸家，承蒙不弃，欣然赞同并慨然应允写稿，乃商定分别执笔成书十种，陆续付梓，以飨读者。

洁 泯

一九九三年秋

自序

散文是抒情的文体，写法不一，但大体不外乎两类，一类是纯粹抒情的，另一类则进而叙事状物，勾勒出些许情节故事来。这后一类又有不同的写法，有的叙写世情人事，常以亲身经历的真实情状为依据，借以抒发情怀，这类文章自然有着深厚的真情实感。但也有的写并不确有其事的，杂以自身积累了的种种世态印象，信手拈来，亦涉笔成趣。文章的心力常需凭借于虚构与想象，以脱尽真事的局限，这原是文学创作的题中之义，小说与戏剧是如此，我想散文也是这样。

这本小小的集子，绝大部分是散文，内中《筑巢》（写美国）与《扶桑行脚》（写日本）则成了小说。这些文字，是写我在国外时的一些杂乱的印象。所写的事情大抵是虚构的，我无非是想勾出一点彼地的种种人情和心态来。为着把捉这一点，我在众多的接触中小心体察，捕到点滴可感的心灵跳动，便铭之于心，日久则漫漶开去，构筑为一段段的故事结构。情节虽属于虚，然而触及到的人情和心态，却并非没有真实对象的若干影子在内。我不过是在彼地借着一张大布景，将所得印象组成种种剧情，东拼西凑，在大布景下演一点供人观赏的小节目罢

了。

我的这类文章刊出在一些刊物上后，引起反应的不限在国内，彼地的一些朋友，也有一点消息过来，有一位悻悻然地说是写他的，其实冤枉，所写的情节对不上号，文章中若干想象的细节，并非实有其事，只是想象罢了。而触着之处，也许是他的神情和心态中他所不乐意见到的。我对那朋友只好不作什么解释，因为既然是创作，解释便是多余的。

我本不擅长写散文，只因原来从事的评论工作已感力不胜任，人生中变换行档是常有的事。我不厌自己已进入老年，就选择了这块场地练练拳脚，笔墨的工拙自不消说，但还希望自此能有所长进。是为序。

洁 泯

1993年7月

目 录

自序	1
----------	---

美国风情

蛤蜊	2
阿冯	7
筑巢	16

德意志风情

邂逅篇	36
关于人的对话	41
波恩暮色	44
夜饮图	48
咖啡馆的话题	51
神父	55
李嘉顿酒家	60
多瑙河的黄昏	64
等待	68
故土之恋	71

奥地利风情

人面狮身·····	76
独语·····	79

加拿大风情

混沌 无序·····	84
《道德经》·····	88
她和他·····	92
藤萝架·····	96
自立者·····	101
远行人·····	104

日本风情

扶桑行脚·····	110
-----------	-----

美国风情

寻找梦境，梦里不是笑，
但也不是哭。

蛤 蜊

我在旧金山要耽搁十天左右，住旅馆自然是不上算的。U先生为我介绍了一个寓所，离学校不远的一座小山脚下。房东是在美国住了几十年的一位华裔太太，她姓周，住在楼上，楼下几间平时空着或闲时坐坐，如今借给我住是再好不过了。U先生同她很熟识，和她商量，她起初不肯，总因碍于U先生的再三情商，总算答应了。至于房钱，U先生说她并无出租的打算，全是交情的事，谈不上什么房钱，到我临走前可由U先生转交给她一点租金加上送一点小礼物就可以了。那天U先生陪我去，认识了这位周太太，她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有六十多岁的样子，谈吐举止不像是知识界的，一种高贵和老于世故的说话情态，觉得是一位颇为精明的人。

楼下房子收拾得十分洁净，用具一应俱全，只要有时间，可以自己做饭。我一住下，小心翼翼地不出声响，不移动原来的任何摆设，不弄脏每一样东西。早晨起来，吃了点面包之类就出去办我的事，晚上总要到八点钟以后回来，白日里一不举炊，二无声响，我想周太太大概对我不至于有什么意见了罢。不料到第三天，我晚上回来，周太太正下楼梯，劈面就对我说，不要在室内抽烟，她最怕闻到烟味，

烟味要影响她的健康，这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事。她还说，倘再抽烟，就要我住到别地方去。我很恭敬地回答她，我是不抽烟的。她听了加速脚步走进我的房间，用手指指着烟缸，烟缸中确有一个烟蒂。哦，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U先生到我房间里来谈天的，他抽了一支烟，恰好我没有注意收拾烟缸。我礼貌地告诉了周太太，说这是昨晚来了客人抽的，“很对不起，以后注意就是了”。

于是我发觉到，周太太白日里是不时走下来视察的，别的岔子找不到，一个烟蒂被她抓到了，这我要小心。

有一天我上午没有出去，坐在屋里看一点东西。外面有人按门铃，我出去准备开门，周太太匆匆地从楼上下来，对我说：“我女儿来了”。进来了一对男女，男的看来是女婿无疑。周太太对我说：“你也上来坐坐，我们一起谈谈天”。我不好推故违命，为礼节上周全起见，我回屋子系了领带。等我走上楼后，只听得一片谈笑声，说话最多的自然是周太太，其次是女婿，女儿说得很少。我参与进来，完全是应酬性的聊天，天南地北的瞎扯。周太太煮了咖啡，大家热腾腾地喝起来。这时只见女婿拿出香烟来，一边谈笑，一边猛抽，谈话时露出一口烟牙，黄黑黄黑的。我想周太太对抽烟的深恶痛绝，她必将出来干涉，我等着她发话，岂知她说的全是别的。女婿抽完一支，接着第二支，周太太仍视若无睹。

看来女婿是亚洲血统，经过交谈，知道他是菲

律宾人，在美国已有五年了。他曾到法国，说起法国，他便眉飞色舞，到过的城市不少，但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法国菜，法国菜中最使他不能忘怀的是烤蛤蜊，是一道永远吃不厌，也是一道别的菜永远无法超越的菜。

周太太接着说：“是这样，烤蛤蜊是最好吃的”。她描述了一番烤蛤蜊的特殊香味，蛤蜊肉的特殊鲜味，还描述盛蛤蜊的餐具的精美，一个盘子里，每一只蛤蜊都嵌在一个凹形的小格内。她说，吃烤蛤蜊非喝法国白葡萄酒不可，别的酒似乎就差了。她说时，向我看了好几眼。

周太太还补充说，“旧金山城里就有一个法国馆子，坐小车去很方便”。

我这时总算恍然大悟，明白了她为什么叫我“你也来坐坐”的用意。

倘若吃一次烤蛤蜊，是在美国的法国馆子，是用陈年的白葡萄酒，是在幽暗的灯光下，是桌上点上蜡烛，是一个气度从容的侍者向你温文尔雅地倒酒，当然不只是烤蛤蜊，还要有点别的菜，如果再来一盘龙虾，我看，四个人总要化二百美元，或者还不够。

我想，周太太的房钱原来并不低。

这时菲律宾人笑了笑，他说当然旧金山的馆子比巴黎的要差一些，但既然是法国菜，法国风味总是保存着的。说着，他又点上了一支烟。

她的女儿不吭声，看样子她再也无需做补充，

只是准备着整装待发。

我想，这时候我倘若也点上一支烟，周太太必不会来阻挡。

我在这个钳形攻势下要脱身是很困难的。我看一下表，将近十一点。我就说我下午有些事，去旧金山是时间不允许了。我提议中午一起到不远的广州酒楼去喝午茶，随便再吃点什么。周太太哇地叫了一声：“啊哟哟，茶楼的东西是很难吃的，不过它的小笼虾饺和广州窝面还不错”。总算她没有反对。我询问菲律宾人意见，他也同意，至于女儿，那是无可无不可的。

周太太自告奋勇开车，一起到了茶楼。上来的点心每样要一点，周太太没有再说难吃。

我自此不大敢留在屋内，即使在屋内，门铃响也决不出去。不过周太太对烤蛤蚧的事已列入计划，要改变看来很难。那天下午将近黄昏时，我同U先生在屋内闲谈，周太太轻轻敲了敲门走进来，尾随着的便是女婿和女儿。这时节，离晚餐时间也顶多只有一个小时，时机计算得十分准确。我请他们坐下。周太太拿了一小听乌龙茶当作礼物送给我，说这是台湾乌龙，是台湾南投凤凰山的名茶，不比福建乌龙差。我收下后向她表示感谢。我想如今是兵临城下了，她送乌龙这一着是极高明的功夫，下文必将引出烤蛤蚧来。可是今天我的王牌是U先生，我已告诉他这件事，此时U先生显得足智多谋，先大家随随便便的聊天，约十多分钟后，U先生看看

手表对我说：“该走了，他们要久等的”。周太太问什么事，U先生说：“今天系里面安排一次小小的聚餐会，我下午来邀他一起去”。周太太微微一笑，说学校餐厅做的菜最难吃，认为那几个厨师手艺太差，做出来一个味道，连蛋糕也做不好。U先生说是这样，他先站了起来。周太太一看这势头，就同女婿女儿向我们告辞，慢条斯理地上楼去了。

我在离开周太太房子以前，由U先生陪同向周太太告辞，并再三致谢。我送她的礼物中，有一听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自然还有些别的。只是对她的烤蛤蜊的重要计划未能实现，我感到莫大的遗憾。

阿 冯

我到纽约的第五天，摒挡一切可不必参与的事，抽空去看阿冯。阿冯和小朱到美国来已有两年多，他们都是学医的，可是学历和证件在美国都不足以当医生的资格，他们只能在医疗机构或医院作些零活，零活是断续而不固定的，加以收入菲薄，生活一直不安定。本来他们来美的目的是矢志于深造，几次考试因分数不足而未能如愿，于是只好打点零活等候机会。这一拖延，竟达两年多之久。

我走进阿冯的住处，一看是一间极小的房间，虽然设备还可以，但面积实在太小，桌子上，床底下都堆满了书报和资料。除床桌外，室内只能容纳一把椅子。阿冯见我来，很高兴，让我坐椅子，他坐在床上。

他对我叙述他这两年多来的经历，同他和我通信中说的差不多。他考学校不成，先在一家小医院里做司药。有一个病人颠三倒四，忘记了拿两种药就走了，这事被那个老太太医生发现，对阿冯训斥一顿，阿冯不服，与之顶嘴，老太太气呼呼地转身进了屋子，不到三分钟又走出来，大声告诉他，他已被解雇。过了几个月，他弄到一个药厂的杂务工作，所谓杂务，其实是搬运工，将包装好的药箱搬上汽

车。有一次药箱从车间运出来堆在门口，汽车还没有开来，正好天空下一阵急雨，有的药箱被淋湿了。这就被厂方认为他工作不负责任而将他辞退。此后的工作更是杂得很，他曾在一个中国茶楼里洗碗盪茶具，只因开市太早，他又住得远，迟到了两次被炒了鱿鱼。以后做过超级市场的货架上货工作，还做过音乐会兜售门票的事，只要有事，有什么做什么，工作的时间大抵都很短暂，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今更是一曝十寒，有事做的时候少，没事做的时候多。有时到医疗机构去洗刷仪器，也只是一个月內去做几天，天知道隔多久会再叫他去干。空下来大部分时间看书和准备考试。好在那点微薄的收入，经细心计划，核算再核算，很勉强地对付房租和伙食，就这样活下来了。

“那末小朱呢？”我觉得他只谈了自己，还没有谈到小朱。他说上午她去三个地方打针，到中午才能回来。

小朱性情温和，但有时十分倔强，平时随和着阿冯，到骨节眼上却偏有主意。当他们的日子勉强度过了一年多以后，忽一天，小朱对阿冯说：“我想去碰碰运气好不好”？阿冯不知道指什么。小朱的工作是给几家在家休养的人打针，收入少且不说，也是有一阵没一阵的，现在只剩下两家。其中一家是个美籍华裔商人，老头姓龚，已年逾花甲。太太前几年患癌症死去。家里雇了个黑人，管理家务并弄